

What are the roots of human culture?

文化从何而来?

喻丰^{1*}, 彭凯平^{2*}

1.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西安 710049;

2.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 联系人, E-mail: yufengx@xjtu.edu.cn; pengkp@tsinghua.edu.cn

2017-07-31 收稿, 2017-10-09 修回, 2017-10-09 接受, 2017-11-20 网络版发表

摘要 人之所以成为人, 是因为其具有文化. 文化是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意义、等级、角色、观念、思想、行为方式等在代际间或者群体间的累积. 本文首先从人与动物比较的角度阐释了虽然动物能够存在某些群体标识性集体行为, 但还无法称其为文化. 接着阐述了价值、认知和自我3种观点上的心理文化差异, 并从地理环境 and 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产生这些文化差异的原因. 最后, 本文认为文化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学习, 而它也是文化进化的根本机制. 但社会学习所需要的高精度模仿能力、社会学习的文化差异及神经存储、表征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文化, 社会学习, 模仿, 文化进化, 价值观

诚然, 文化有诸多定义, 或主观或客观、或物质或社会等. 究其本质, 文化(culture)是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意义、等级、角色、观念、思想、行为方式等在代际间或者群体间的累积. 籍因文化, 人类知识与经验得以保存. 同时, 文化通常情况下也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之一, 因为似乎只有人才具有这种积累知识的能力, 能够通过语言将知识进行储存, 并不断传承. 当然, 文化并不一定非要以语言文字记载方式进行传承, 符号、习俗甚至集体潜意识都能够成为文化传递的基础. 通过分析可知, 文化是存在于一定群体的, 因此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群体与群体的不同, 是为文化之变异. 正是因为文化有其变异性, 才使得文化成为一种独有现象, 并有着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传承和进化的可能. 文化影响着人类的外在表达, 如语言表达、衣着服饰、生活方式、起居习惯; 同时, 文化也影响着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如何知觉外物、如何看待自我并因之来影响人类如何决策与行为. 当自己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冲

击时, 人类表现出愤怒; 当自己文化受到其他文化产品的污染时, 人类表现出厌恶^[1]; 当人类受到死亡威胁时, 我们会聚集在国旗下, 采用自己的文化来进行抵御^[2,3]. 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弥散于外而内化于心、进化千年却影响即刻的事物, 它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

1 人与动物何异?

如果文化起源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便可以是文化. 当然这取决于文化如何界定. 如果将文化定义为某种特定的族群中一群个体的独有行为模式, 那么文化确实可以说在动物中也有表现. 如离人类最为接近的黑猩猩族群. 研究发现, 在非洲的黑猩猩族群中, 存在着一些类文化行为, 如某些生活在特定地点的黑猩猩或者属于某一年龄层次的黑猩猩, 抑或是性别不同的黑猩猩分别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如某些族群的黑猩猩会用树叶来清洁它者的身体, 而其他族群却不会; 又如有些族群的黑猩猩会使用自制工具来钓蚂蚁, 而其他族

引用格式: 喻丰, 彭凯平. 文化从何而来? 科学通报, 2018, 63: 32-37

Yu F, Peng K P. What are the roots of human culture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2018, 63: 32-37, doi: 10.1360/N972017-00495

群却不会。生物学家通过观察非洲黑猩猩的行为便可以定位它们属于哪个地理位置,并且准确定位黑猩猩的阶层^[4,5]。这种群体行为表现的一致性与其它群体表现之间的差异性有时也会产生于其他动物族群中。更有生物学家,将最接近人类的动物,如黑猩猩看作与人类同样的生物。比如德瓦尔(Frans de Waal)就观察到,黑猩猩也有与人相同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相对复杂的社会政治行为。通过观察,德瓦尔甚至发现,黑猩猩能够安慰在争斗中失败的同伴,表现出一种高级的文化情绪体验,即表现出他们对其他同伴情绪的理解^[6]。

群体之间表现出区分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并非由生物学特征所驱动,且这些特点能够进行代际或者个体间的传承,我们可以勉强称之为文化。但如果将上述黑猩猩族群的特点称为文化,我们似乎也过于小看文化了。人和动物有各种区别,无论哲人还是政治家均有自己的表达。在我们对人与动物区分的调查中,“直立行走”与“使用工具”是大学生回答频率最高的两项,这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心理学家哈斯莱姆(Nick Haslam)认为,人类独特性(human uniqueness)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这些所谓的人类独特性是人所秉持的,它包括礼仪、教养、道德、理性、成熟等,而动物的第一条特征即为缺乏文化(lack of culture)^[7]。这里的Culture可以是修养、教养,广义来说,它更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并不承认动物具有所谓的“文化”,因为无论如何使用何种工具来吊蚂蚁、使用何种树叶来洁净身体,人类文化的精神性寻求仍然不见其中。按照更极端的心理学观点,动物区别于人,在于动物根本无法有效地产生与体验到一种次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如尴尬、神圣、敬畏、升华等。这使得动物无法发生出更高级且更具有精神性的文化^[8]。

那么什么群体上的行为模式或者思维模式是更高级的?我们认为,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一群体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己是更为深层的文化。

2 文化差异何在?

文化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观念得以存在,那么它便必然是一个可以比较的维度,如果它是维度,则必然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说,若无文化差异,便不可能有所谓之文化。而倘论指导和影响人类行为的意义,至少存在以下3种主流观点的文化差异:

第一,文化存在于我们的价值观上。Triandis^[9]从价值观视角来看待文化差异,认为文化差异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便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北美、西欧等国家倾向于个体主义,而亚、非、拉美等国家倾向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强调个人和独立,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和人际。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对于大众都并不难理解。难于探究的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价值观变化了吗?Yu等人^[10]发现,在近60年间无论哪种语言和文化,价值观都朝着个体主义发展,且文化之间的变异逐渐变小。

第二,文化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上。Peng等人^[11]提出文化的认知观,认为东方人倾向于以一种整体观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世界,而西方人倾向于以一种分析论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许多东亚国家民众的思想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其核心即变化、矛盾和整体论。变化律认为现实是流变不居的,一切存在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矛盾律认为现实是充满矛盾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整合律认为所有事情都彼此关联、没有什么可以孤立存在^[12]。而西方人则倾向于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而与之相对的西方人,其思维方式更倾向于线性思维,强调同一律、无矛盾律和排中律。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使得东方人能够容忍矛盾、期望变化,会在归因时倾向于向外归因,而在知觉世界时倾向于看到背景,而不仅仅是关注焦点^[13,14]。

第三,文化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上。Markus和Kitayama^[15]提出独立自我观(in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和相依自我观(inter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来解释不同文化下自我概念的不同。确实,自我有普遍之处,如每个人都有身体自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与外界分开的,但是,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在描述自己时,对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信念不同,具体地说,就是他们感到自己与他人联系或者分离的程度不同。西方文化下的自我图式即独立自我观,个体的自我是独立的、独特的、有边界的,独立自我观强调个体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强调个体稳定的内在品质,这些内在品质是个体最重要的自我表征,正是它们调节和指导了个体的行为;非西方文化下的自我图式即相依自我观,个体的自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他人相联系的,相依自我观强调个体是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强调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这些

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自我表征,个体的品质虽然重要,但它们不再是影响行为的决定性因素^[16]。不同文化下自我概念的这两种不同观点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

3 文化差异何来?

应该说,大多数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的解释决定着上述文化差异的存在。人类是适应环境而存在着的生物。迁徙的人类散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从而面对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的限制。

东方文化发源于中国。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为了生存,人们只需要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且世代耕种并依靠耕种的食物生存和繁衍。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人们不用迁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的生存繁衍形成了相对稳定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血缘相关的氏族生活在某个地方,大家互相熟悉且具有血缘关系,这种稳定的集体生存方式决定了大家首先维持集体利益、使用集体意识来定义自己的个人意识,使得集体中的个人与大家都非常亲近,把群体中的成员作为自我的一部分,也使得群体中的成员能够使用普遍联系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这样的氏族中缺乏严格的法律,氏族的族长会代之以法律的作用来对世界形成评判,由于标准是主观的,因此它并不严格,也不固定,充满变化。这样的原始方式形成了东方人朴素信念中的整体论认知观,人们能够认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充满矛盾和变化的。

西方文化产生于古希腊。希腊并非是一个广博肥沃的土地,它所生长的食物并不足以使得希腊人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他们需要商贸,需要将物品进行交换和交易来获得生存。交易凭借的并不是关系,决定应该如何交易的也并非族长,而是契约。契约是一种不因双方事后意志更改的双方遵循的原则,因此它是稳定而无法更改的,这样的契约精神造成西方人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即个人意识在前,强调个体价值、强调自己作为自我中心的合法性,同时也将世界知觉为单向的、刻板的,在看待世界时将世界看作是线性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能因素导致文化的差异和演化,如气候论、灾害论、拓疆论、流行病论、基因神经论等,各派理论均能举出翔实的证据和各类研究来证明文化差异的由来,但解释深度不一。应该说,如灾害、气候、流行病等更多是在解释文化的

地理原因而非更深刻的心理或者认知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神经科学发现,由于大脑的可塑性和文化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与多样性,人类大脑在不同文化下的心理活动(如加工他人、加工自我、加工外部情境)时均体现出了不同的脑机制,甚至在成年期,脑也可以受到文化的调节^[17~19]。

4 文化进化何意?

文化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似乎预示了文化的生成过程,但是却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最根本的问题,即文化究竟起源何处?最开始的个体化人类行为是如何被群体所习得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这一过程可以用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来解释^[20]。

生物体是进化而来的,通过进化过程,人类在适者生存的斗争中获得了良好的基因传递。虽然基因的选择并非是有目的的,但是它带给我们的结果却是经过了淘汰和选择机制的。那么既然文化是一种累计的人类知识与经验,这种经验和知识让我们能够使用较少的时间与精力去获取,而又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文化是否可以进化而来的呢?其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文化起源、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完全可以比拟于生物进化的过程,是为文化进化。

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观中,变异(vari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遗传(inheritance)的概念是其核心。所谓变异是指生物体的性状并非一成不变,是互相之间存在差异的^[21]。类比文化,我们已然谈及文化之间是有变异的,谈及文化便是在谈及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有差异,文化内部同样也存在差异。差异是进化之基础。所谓竞争是指有一些生物体的性状更加适应而容易存活下来,而另一些则不然。类比文化,这意指某些文化更加容易被传承,或者用更加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更容易被记忆,也在指导行为上更加具有效能。这在文化进化的历史中可见,有些文化直到现在仍在指导人类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需要在典籍中才可寻觅芳影。所谓遗传是指生物体的性状通过基因而从一个个体传递给另一个个体。类比文化,这种传递过程经过的过程是所谓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22]。当然,抛开社会学习,简单的思维是文化储存于集体潜意识或者社会潜意识,发展至还原论的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化都通过某些生物或者类生物的实体,如基因

或者模因(meme)来进行传承。对比社会学习的过程,基因观点是相对容易理解的,且还需要更多切实的证据。

社会学习是文化进化和习得的主要机制,通过社会学习,人类能够将那些能够有效指导行为的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s)进行良好传递^[23]。这些文化特质亦即我们所说的那些群体所特有的价值、知识、体验、思想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等。这些文化特质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是驱动了种族之成功的,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现代,也不管是在农业还是工业社会。所谓社会学习,即人类可以向他人习得自己原先并没有的知识与能力。向外部而非自己来获取新的知识,习得他人已然获取的经验,这已经是文化传递的过程。社会学习的实质是模仿,即人类可以高精度地还原另一个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24]。动物也具有模仿能力,前述黑猩猩可以模仿同类或者人类的简单行为,但却无法有效高精度地模仿人类的社会行为,这是其为何无法产生高等精神性文化的原因之

一^[25,26]。人类儿童的高精度模仿能力使得文化的进化成为可能。

因此区别于生物进化,文化进化可以是水平而非垂直的,它可以是同辈之间进行的社会学习,当然也可以是代际间的,而生物进化只可能在代际间发生。区别于生物进化,文化进化也可以是快速的。生物进化的历程需要大量的时间,人类现在的性状并不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是在适应几千万年前的进化适应环境。但是文化进化却可以是快速发生的,文化的进化过程无处不在,我们的社会学习过程可以马上发生并立即指导行为^[27]。

虽然我们已然了解到社会学习过程是文化进化的核心,也可能驱动了文化的起源与传承。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有高精度的模仿能力使得人类有积累文化的可能^[28]?是否这种社会学习的过程依然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什么影响和一直维持着这种差异^[29]?人脑中这些文化知识是如何储存又如何神经水平上表征?这都是现今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Cheon B K, Christopoulos G I, Hong Y Y. Disgust associated with culture mixing why and who? *J Cross Cult Psychol*, 2016, 47: 1268–1285
- 2 Rosenblatt A, Greenberg J, Solomon S, et al.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violate or uphold cultural values. *J Pers Soc Psychol*, 1989, 57: 681–690
- 3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et al.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threaten or bolster the cultural worldview. *J Pers Soc Psychol*, 1990, 58: 308–318
- 4 Whiten A, Goodall J, McGrew W C, et al. Cultures in chimpanzees. *Nature*, 1999, 399: 682–685
- 5 Whiten A. Imitation of the sequential structure of actions by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J Comp Psychol*, 1998, 112: 270–281
- 6 De Waal F.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MD: JHU Press, 2007
- 7 Haslam N. Dehumaniz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Pers Soc Psychol Rev*, 2006, 10: 252–264
- 8 Leyens J P, Demoulin S, Vaes J, et al. Infra-humanization: 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 *Soc Iss Policy Rev*, 2007, 1: 139–172
- 9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 10 Yu F, Peng T, Peng K, et al. Cultural value shifting in pronoun use. *J Cross Cult Psychol*, 2016, 47: 310–316
- 11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et al.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 Rev*, 2001, 108: 291–310
- 12 Peng K, Nisbett R E.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 Psychol*, 1999, 54: 741–754
- 13 Morris M W, Peng K.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 Pers Soc Psychol*, 1994, 67: 949–971
- 14 Nisbett R E, Miyamoto 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ion. *Trends Cogn Sci*, 2005, 9: 467–473
- 15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 Rev*, 1991, 98: 224–253
- 16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self,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ocial. *Psychol Inq*, 2003, 14: 277–283
- 17 Han S, Northoff G, Vogeley K, et al. A cultural neuroscience approach to the biosocial nature of the human brain. *Annu Rev Psychol*, 2013, 64: 335–359
- 18 Kim H S, Sasaki J Y. Cultural neuroscience: Biology of the mind in cultural contexts. *Annu Rev Psychol*, 2014, 65: 487–514
- 19 Sasaki J Y, Kim H S. Nature, nurture, and their interplay: A review of cultural neuroscience. *J Cross Cult Psychol*, 2017, 48: 4–22
- 20 Henrich J, McElreath R.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 *Evol Anthropol*, 2003, 12: 123–135

- 21 Darwin C. 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Murray, 1859
- 22 Mesoudi A. Cultural evolution: Integrating psychology, evolution and culture. *Cur Opin Psychol*, 2016, 7: 17–22
- 23 Pinker S. The cognitive niche: Co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sociality, and languag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0, 107: 8993–8999
- 24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aggression. *J Comm*, 1978, 28: 12–29
- 25 Dean L G, Kendal R L, Schapiro S 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cial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human cumulative culture. *Science*, 2012, 335: 1114–1118
- 26 van Leeuwen E J, Call J, Haun D B. Human children rely more on social information than chimpanzees do. *Biol Lett*, 2014, 10: 20140487
- 27 Rendell L, Fogarty L, Hoppitt W J, et al. Cognitive cultur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social learning strategies. *Trends Cogn Sci.*, 2011, 15: 68–76
- 28 Kempe M, Lycett S J, Mesoudi A. From cultural traditions to cumulative culture: Parameteri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culture. *J Theor Biol*, 2014, 359: 29–36
- 29 Mesoudi A, Chang L, Murray K, et al. Higher frequency of social learning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shows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roc R Soc Lond B Biol Sci*, 2015, 282: 20142209



喻丰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与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 10 项，参与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2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 SSCI, CSSCI

等论文 40 余篇，获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北京积极心理学协会理事长。发表 300 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国家“973”重大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出版图书《跨文化

沟通》、《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等中英文著作 8 部。

What are the roots of human culture?

Feng Yu^{1*} & Kaiping Peng^{2*}

¹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yufengx@xjtu.edu.cn; pengkp@tsinghua.edu.cn

Culture is one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experiences, beliefs, values, attitudes, meanings, rankings, roles, visions, opinion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groups. Animals will exhibit characteristic group behavior, but still lack of culture. Research on dehumanization and mind perception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chine or animal and human beings on perception of lay person. Normally, agency and experience served as the basic human characteristics in human mind perception, and lack of culture is one of the sub-characteristic of agency, which means culture is one of the determinants on perception of human beings. As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culture has usually been explain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ulture psychology, there are three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ch are value view (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 self-view (interdependent self vs. independent self), and cognition view (holism vs. analytic). In collective cultures, human beings binds as tight groups, they emphasize group value and binding and also put the benefit of group in front of self even if self-sacrificing is needed, But in individual cultures, self has the priority, also the agency and freedom of oneself is strongly emphasized no matter what group value is. The interdependent self-view hold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oneself is highly related to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parents, friends, colleagues, and relatives, etc.; but the independent self-view holds that, self is independent of all other social networking nodes, it is only oneself can represent himself. Holistic cognitive style is a kind of cognitive pattern to perceive the external world, one use holistic style may see the world as dialectical, contradictory, holistic, and forever changing; but one use analytical cognitive style may see the world as linear, non-contradictory, separate, and stable. Usually Chinese culture tend to be more collectivism, interdependent self-view, and holistic cognition; but Western cultures inclined to more individualism, independent self, and analytic cognition. All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came from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pattern makes people get together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labor, which foster the group binding and makes them tend to more collective, interdependent, and holistic. Nomadism and trading pattern shows high mobility of everyday life, which foster the individualism and makes people tend to more independent and analytic. But the essential part of culture deeply rooted in social learning cap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he social learning process is als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evolution. The high fidelity of imit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neural restoring and representation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culture, social learning, imitation, cultural evolution, value

doi: 10.1360/N972017-00495